

由庚堂集

由庚堂集卷之十四

緡雲鄭汝璧邦章甫著

六言

春日山房

四首

萬壘春雲谷口半床石屋山中地僻渾疑太
始主人高臥鴻蒙

石竇泉添宿雨江梅香撲殘書嗒爾何修何
證脩然吾愛吾廬

巷僻全稀車馬身慵不任衣冠箕踞長松獨
坐寥寥宇宙何寬

洞口流霞五色枝頭過鳥三聲湯興醉吟居
士任真漉酒先生

銓省偶成 三首

清世何妨金馬碧山未解銀魚莫道揚雄寂
寞不因狗監吹噓

骯髒與世相違獻納於吾何有却笑列宿郎

官可似南箕北斗

著論漫成賓戲題才敢擅人倫吏散鳥啼芳
樹酒醒花落綸巾

山右口占

二首

鶴脰斷之則戚魚尾頰後知勞世味還渠鷄
肋時名笑爾鴻毛

爰鴈不享鍾鼓野雀自愛松蘿從它上官謠
詠不廢幼輿嘯歌

小桃源寄任郡伯

二首

塵世桃源何限人
間朱紱難拋五馬
且停花外莫令猿鶴相嘲

傲吏定非凡吏儔
人了不異人寄語武陵太守
重來洞口迷津

贈堪輿毛生

閒卽緯蕭河上竭
來采藥雲中舉世呼青鳥
子前身是白兔公

詩餘

風中柳

試問愚公去去南山茅屋望綠疇自飫吾犢
幾竿脩竹幾叢黃菊將無同上清清福○行
藏久歎不向成都問卜笑虛名浮雲過目枯
棋一局紫芝一曲正今朝田家酒熟

西江月

借問七松居士何如五柳先生花枝照眼句

還成老去詩篇漫興○猿霍喜逢地主烟霞
自乞山靈醉中風月付閒評畱作漁樵談柄
西江月

李虛谷郡伯過訪愚公洞

吏隱山前吏隱愚公洞口愚公風流標格古
今同十畝烟霞許共○石上松風謾謾籬邊
菊蕊叢叢明朝只恐綠尊空莫負白衣相送

浣谿紗

尋僧

鳥外霞消盡晚峰碧天寒翠撲芙蓉尋僧聽

近隔林鍾○泉濺橫厓雙澗雨月生西崦數
株松自對石眼試雲龍

離亭煞

石城晚眺

千古江山如許秋色蕭蕭平楚離恨不隨江
水去聊倩綠尊爲主欸乃起中流烟外數聲
柔櫓○南部烟花舊侶玉樹猶翻新譜惆悵
前朝興廢事草際鷗鷺夜語獨自下平臺風
度半江殘雨

點絳脣

夢破華胥、涼生湘簟、餘香裊翠屏度鳥鏡裏
湖山曉○陶令歸來黃花剛綻了、呼清醪、倉
苔漫掃、醉判膏騰倒、

臨江僊

仙榜岩

小結珠龕依古洞、團蕉清夜蓮燈、經聲風外
和迦陵、無拘稱散聖、有髮溷禪僧○一片閒
雲來鶴影、寒霜落盡枯藤、不煩覺路覓金繩、

月生窺坐具、身世玉壺冰、

鷓鴣天

雲水磯

夕靄橫綃淡翠微、春潭寫鏡弄清暉、已無俗
駕驚高枕、豈有風塵上薜衣、○霞醞熟、鰕魚
肥、謝天分贈水雲磯、道人夢破鴛央債、相對
閒鷗靜不飛、

滿江紅

華清溫泉

千古流春淒涼處、一泓香細遙想像、行殿風

流溫池秘戲、海棠照影踏風歌、鏡花出水流、
雲膩想當時、唯有錦鴛央、窺芳意、○羯奴來、
三郎醉、馬嵬前、妖環碎、駝谷迴鑿、傷心南內、
泉咽銅溝、小苑愁、月生瑤妃、華清閉、到如今、
池草露凝香、疑垂泪、

菩薩蠻

漳浦懷歸

越王臺上秋風起、壺公山外天如水、一夜故
園心、寒江誰淺深、○忽看漳浦月、疑是瑤臺

雪腸斷第三聲、哀猿何處鳴、

南鄉子

皂帽裹生綃、黃葉蕭蕭映布袍、記得斷崖泉
落處、逍遙曾共山翁坐石橋、○青髻爲誰凋、
越社鷄盟久寂寥、歸去好溪溪上月涼宵、一
棹天風起洞簫、

又

賀監乞黃冠、已過磻谿釣叟年、一曲鑑湖歸

去晚、皤然安用風流異代傳。○老我髣髴猶髯，豈必居胥姓氏鐫。一曲鼎湖歸未晚，蕭然中夜秋風夢釣船。

重疊金

郊行

綠楊影裏驕嘶馬，草色和烟籠四野。烘日杏雲紅，春光醉殺儂。○鷄聲遙隔水，茅屋僊源裏。村婦不關愁，山花插滿頭。

又

雲溪風剪花光碎、石門日暖鶯聲醉。林外晚霞明、尊前五老迎。○九折卽峽道、何似歸來好。行不得、哥哥、遊人奈老何。

漁家傲

花下聞歌

人間銷却風塵案、天公換與清閒券。烟外天桃紅尚淺、君不見、幾人解識東風面。○纖纖初月窺歌扇、玉人起舞蓮花旋。司空見慣腸仍斷、良宵短、乃公醉倒烏巾岸。

月堂集 卷之十四
減字木蘭花

題紅梅

南枝夜月紅暈冰肌凝絳雪誰把靈砂幻作
羅浮一片霞○暗香浮動不信繁華偏入夢
瓊鵲酣春幾度孤山誤問津

如夢令

別意

殘夢攬春無據江上酒醒何處帆影載新愁
遙挂楚天烟樹離緒離緒日暮滿空風絮

望江南

折楊柳、馬上一聲吹塞外、征夫歸夢覺、江南
小婦斷腸時、兩地總相思、

又

梅花落、偏向笛中聞、戰馬不如歸馬逸、越山
遙望隴山雲、何事苦從軍、

又

關山月、又向客中看、愁隔雁書魚、海遠光流
鴛綺鳳樓寒、何日返臯蘭、

如夢令

誰寫楚江秋色、愁壓晚峰凝碧、離思已難禁、耐可數聲風笛、相憶相憶、夢斷江南江北、

滿庭芳

春閨

蘋末皺波、庭花縞夜、一痕新月春宵、東風孕、冷剪剪怯霞綃、寶鴨微溫香爇、碧窗靜明滅、蘭膏悄、无言愁如中酒、啼頰暈紅潮、○畱春、無計也、黛橫蛾渌、嬌爲誰嬌、自相憐、展鏡對、

影魂消判得此宵憔悴還禁架明日花朝生
不分碧桃深處閒却紫鸞簫

阮郎歸

珠簾搖曳汎晨光風花猶恁狂新波涵日漫
銀塘流暉上畫廊○連理枕合歡床熏籠餘
舊香愁來脈脈損柔腸況當春日長

何滿子

山寺

林逕鱗鱗落葉杖藜步步秋聲一片寒山蕭

寺裏老僧出定相迎、何事匡廬遠、不辭栗
里淵明。○茗汁乍飜石鼎、藤花忽墮棋枰、喚
醒十年塵土夢、冷冷竹下泉聲、自是給孤長
者、前身天竺先生、

漁家傲

竹

苔色青連池上竹、一片池光浸寒綠、三逕主
人幽事足、亭亭玉、捎煙裊露靚如沐、○髣髴
美人臨水曲、天寒翠袖來空谷、始信此君能

破俗便便腹、胡床日就湘雲宿、

嘻樂歌

四首自一字至十字

嘻樂哉山之阿、松竹薜蘿三徑綠陰多、新詩
句句堪哦、抱琴時有裘羊過、向蒼苔白石一
高歌、坐看東山月上共婆娑、似這等清光不
醉待如何、

嘻樂哉水之漪、蘭芷芬菲蘆花隱釣磯、恰傍
青山翠微、滄浪處處詠而歸、對鳬鷗鴛鴦澹

忘機任他流水行雲爭鳥飛始信得回首風塵萬事非

嘻樂哉谷之中、劃爾空同、石竇玉玲瓏、依稀渾沌鴻蒙、主人跌坐萬緣空、長年領着明月清風、不知天高地下與西東、可道是真箇北山的愚公、

嘻樂哉潭之上、平流如掌、清虛含萬象、倒插千峰、嵒崑散髮扁舟隨蕩漾、臥看遊魚三三

兩兩年來臨淵那復思結網堪作箇五湖四
海懶漁長

由庚堂集卷之十四終

由庚堂集卷之十五

緡雲鄭汝璧邦章



序

大司馬西池賈公還朝序

賈公用中丞節鎮延綏之四年威惠流震嘗
大創虜上首功踰四捷主爵當公賞世延晉
兵部右侍郎上曰俞是予腹心禦侮之臣
其特進左已又召公還理部事蓋異數云於

是公行有日七萃五校之衆暨文武綱紀之
吏臥公轍不可得將走請薦紳先生一言頌
公而公已亟駕又弗可得則以屬下吏不佞
璧璧謝不文諸大夫曰夫言以述情也而以
紀實也又焉用文不佞璧唯唯蓋不佞前後
兩出塞而獲事公深惟今日疆事之難而竊
睹公之卓也虜跳梁無如嘉靖中 肅皇帝
英武馭下朝聞燧而夕按封疆之臣若雷霆

之震迅不可測當其時邊吏一意桴鼓士爭
冒矢石樹尺寸盖有戰而無款隆慶庚午虜
以愛孫故叩關求貢 莊皇帝許之而市事
成遂一切弛斥堠罷技擊垂二十年將吏緩
帶熙熙如登春臺盖有款而無戰迄今 上
御極之十有八年虜渝盟躡洮河間 上赫
然怒易置文武諸大吏將閉關爲犁庭之役
然以久安虞不得志于虜間以表餌之術縻

之於是中外各持一策言事者主撻伐任事者用撫柔時而稱款時而稱戰甲乙相軋而廟算卒亦莫能一夫專言戰者危而其精恒奮專言款者安而其氣易媮兼言戰與款者通而其機若貳貳則當局者眩而莫知所適從此今日疆事之難難於昔之專也公獨不然曰吾安能徇盈庭之議而惟內決之已亦安能參燕然之譚而惟外審之彼吾一乃心

專氣而待迎機而發要以尊國體而計長便
吾不知其它則日夕講圖安攘之畫積芻粟
練士馬修廢舉墜躬先督課而一以至誠行
之將吏受約束惟謹日思有所效于公會套
虜闖關恫喝要挾所不可與公乃授策諸將
直搗其穴斬首五百有奇鹵獲亡算殺當戶
一人虜酋指遠徙數百里國威大震論功廕
公一子錦衣世百戶進秩二等賜錙幣有加

亡何而朔方之變作我兵盡往討賊諸套夷
挾前憤乘間入寇且助賊勢張甚公復策大
將軍搗其穴獲首功百五十餘級虜畏沮遜
歸朔方遂平公前後它所殺虜尚多方次第
受上賞盖亡論款卽專戰以來所未有矣夫
疆事誠莫難於今日而公乃獨易之是遵何
道哉精白一心惟國之衛不以利鈍櫻寧不
以甲乙眩聽中孚格豚魚而明信揭之天日

其素所蓄積者然也昔周吉甫薄伐玁狁詩
人頌其膚公西賊落膽於韓范軍中謠焉公
秉麾四載專事戰戰輒奏功羣醜心讐而九
塞神王以方吉甫韓范奚讓哉諸大夫驟爾
而復詰不佞然則上胡不以西事終付公而
亟召公不佞唯唯否否夫邊者輻也中朝轂
也節鎮宣力於闔而司馬居中秉樞者也轂
旋而輻輳樞運而闔張矣方今海內承平日

多意外虞邇者倭患尤亟 天子念惟老成
不貳心之臣贊樞機而寧方寓則安能不急
召公公行矣卽素所專志者承清問而效之
主上則廟謨一廟謨一則九塞八埏精奮氣
揚而機不貳鼓萬夫以申九伐卽南北交警
固可坐而定也然則公之入中外尚亦有利
哉夫安得以一鎮私公也余儕渥受公明德
念無能報公惟畢力疆圉而備其不虞儼然

公之臨而提命之庶幾不負所事事而揚公之休于萬一卽今日戀戀宜無足爲公述也諸大夫曰然請書而進之公不佞愧不文逡巡者久之已復念公勛庸方鼎盛不佞與諸大夫且幸奉公鞭弭則尚得請于縉紳先生之一言頌公有日也遂僭次其語以聞于下執事

壽御史大夫月峯孫先生六十序

以不佞耳目所睹記若御史大夫月峯孫先生者詎不歸然名臣乎哉先生志潔而履芳才全而德不形其於國質若內史黯文若蘭臺令固心如水若尚書崇銓如鑑若吏部濤若楷而忠信端亮若涑水司馬君實於家祖忠烈而爲孫則聞父文恪而爲子則肖兄清簡而爲弟則難海內仰之如泰山北斗而以

出處卜世汙隆今年春秋六十矣先生之甥
虞部呂君玉繩徵言於不佞夫以先生之德
業文章夫人而能頌之矣安所事不佞然不
佞從先生久間一二窺先生之裏卽微虞部
君請固願誦之焉先生舉甲戌南宮第一人
天下讀其文而高之謂宜在石渠天祿之署
而顧齟於時而就司馬郎乃先生卽宜司馬
已而調郎宗伯先生卽宜宗伯已推擇典銓

先生則又宜銓歲大計吏斥幽惟允鏡敘內
外流品所進皆天下端人節士所退盡僉壬
天下想望其風采日以公輔期之且曰如孫
先生者奚以金馬爲哉再遷中丞而佐御史
大夫正色持讜議朝端視先生一言若袞鉞
人或謂先生宜少遜而先生諤諤自如故事
執法內臺者少復出居外而先生故有綱紀
四方之思出節鎮山東值兵荒之轅指揮綏

集東方以寧已晉少司寇以不佞代先生受
事畢先生顧謂不佞兩粵越在萬里父老苦
吏久矣儻假余節治之尚或有瘳卽公寧無
意乎不佞以先生居中酌大斗其益無方何
一陞爲也然此可以獲其志矣居亡何島夷
侵朝鮮大司馬主和貢先生上書力言其不
可而大司馬意已決欲難先生以疆事俛請
先生督薊遼諸軍經略朝鮮當是時島夷請

張甚衆爲先生危先生顧夷然曰此非臣子
畢力時耶拜表卽行比赴鎮而虜大入寇先
生授諸將方略大破之捷聞晉先生右都御
史廕賚有加人始服先生具文武云初島夷
紿我以封實無意拔舟去先生策非兵駁之
不可一日移書不佞欲得副將軍楊文所領
南中健兒四千人助一臂力而虞島夷犯山
東誰其禦者不佞請身詣登萊調度可亡恐

而亟戒將卒裹糧聽師期先生聞之喜而爲
大司馬所格不得行竟墮夷術中先生持議
不少訕亦竟以此歸而代者竟用先生筴遇
徂莒而全屬國識者遠先生之識而遽先生
之功先生乃退然不自勝惟恐及之夫先生
澹然世味非干澤也名高而伐莽非借資也
優游議雲臺可坐致三事非必履險吊奇也
乃其心以臣子竭節官下卽策不謀私事不

擇便無所逃而安之忠之至也以故見危而
慷慨赴時之急要以示爲人臣之不二心者
夫以汲長孺之賢而猶裴徊於禁闥淮陽間
乃先生惟上所使不有其身卽詩所稱靖共
正直胡以過焉斯不亦偉然社稷之役乎哉
宜其信於天下士大夫而頌之不衰也虞部
君曰先生有心忖度之固然然何以祝先生
不佞曰有之蓋宣尼六十而稱耳順蘧伯玉

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不佞始從先生蘭省與諸子讀書先生精凝而不洩承蜩削篴可與立矣不佞服其篤迄受事山東竟夕譚先生見卓爾而夷險達之天知命矣不佞服其超今先生且六十矣耳爲順矣人言先生刻意道古而罕言性命夫言而離迂也不言而合順也先生豈其以立言沾沾毋亦將通文章於天道窮理而至之命乎過飄風而不外遺

入吹萬而無中距今者其化境與一旦膺簡
毘而秉樞衡從心所欲大而化之爲國乎何
有不佞且睹先生之成也若夫養生主先生
饒爲之百歲壽所自有又烏乎祝虞部君似
有意乎其言將薦之先生不佞曰未也夫祝
而肖者似之者也不佞辱先生知最深而最
不類行年冉冉而無聞甚愧無當乎先生虞
部似舅而又名能文章顧不自薦而薦余不

佞無似之言過矣無已不佞則願竊有進焉
而爲先生稱抑之詩於異日可也

贈京兆贊治尹文江徐公考績序

徐公守京兆滿一攷奏最北上治中錢君偕
別駕焦君理何君以不佞之習公也徵言爲
公贈不佞顧謂三君而以京兆沾沾徐公者
何夫徐公嘗爲侍御史矣按上谷大梁所至
垂攬轡聲奉命督三輔學政得人稱盛焉已
佐尹順天晉納言勛望日以赫熠一旦遜中
丞之節而治畱都卽三載政成亦越人之爲

兒醫于越爾曾是爲徐公沾沾乎三君曰然
非是之謂也余儕吏京兆則言京兆其以京
兆德公則亦頌公所爲京兆者耳請言其崖
夫京兆治五方事繁而體尊幸非久當遷則
一切苟簡而事逾脗其以貳攝抑又有間矣
徐公不然孳孳民瘼夙夜精于其職振科條
釐伏蠹問時所疾苦從容調劑飭百度而新
之其大者內府非時之徵以千萬計取之公

則帑匱于民則已困公爲多方應其急者而求爲可繼請得傳水衡鑄子母錢歲收息可數十萬緡以需徵造疏上報可自是諸內供不時之徵錙銖無賦之民民得休息焉又其時豎璫四出權稅苦商氓已甚乃復委有司任之咸相顧錯愕公爲酌羸縮畫便宜汰上河稅十之七浦口十之五下關則盡弛其橫徵者商旅爭先出塗驩呼萬口也其它若拓

棘闈脩文會勸學興賢更僕未易舉卽余儕
日事公公推心置之有寸效公慰薦而成其
名余儕視公若師帥慶千載之遭又安能不
沾沾爲公頌也不佞曰有是哉不佞蓋嘗代
庖京兆而徵三君之言信也畱都根本重地
京兆頡頏九卿而吏治靡密上掣下惕不甚
異它郡非彊直練敏剴決莫能自遂則傳舍
視之徐公震世才正身率屬居三載而士民

顧得爲真宜諸君子之戀戀于公而不佞猶
若有望焉者以京兆得徐公而治徐公不必
以京兆名也昔尼父稱才難謂其經緯四方
佐國家之急匪以博名高于敝車縕袍之賈
而侘躋三事也業已在事不問南北浮湛壹
意奉法循理又非一切無所事事若秦人視
越而優游待遷也乃世踽踽矜一節樹標幟
卽不復課其功能坐而獵廩仕顧求多于任

事畢力之臣則公所爲畱滯周南而以今報
政者也不佞重有概焉耳雖然公自此卓矣
漢宣帝欲重用蕭望之故左而試之三輔望
之不樂至使侍中諭意乃起其視徐公何如
公固謂人臣無擇便幸以身試兩都當成周
豐鎬河洛之任綏毖保釐常恐不得當而又
烏知其他今其治效旣顯白如此矣天子得
無加勞公而遂重用之相與講究太平脩和

中外興成周之理而陋視漢則其所遭寧直
望之已乎夫今寓內不無事矣非命世之才
不能濟則徐公其人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請爲公誦之三君唯唯次其語進之公公曰
敬聞諸大夫之嘉命

刻五經旁訓序

夫經之言常也宇宙云爲隨時變易而道貞
夫一脩吉悖凶有大常而不可易者存聖人
法天因其變易者以著其不可易者筆之書
而經作經作而造化性命之原禮樂政事之
紀美惡治亂之故盡于此而聖人之言與聖
人之心亦盡于此故經外無道經外無學第
其辭精而旨遠學者卒未易窮而傳注於是

乎資漢人近古而善訓義宋人近道而善析
理窮經者稱笏筏焉然箋釋寢繁或各出已
意以注經又以意注注駢拇枝指充棟汗牛
學者窮年兀兀而無所得則舉而厭棄之甚
或漫注于諸子二氏索隱鑿空而經於是乎
晦夫資注以明經而適以晦則浩而寡要詭
而喜新駭志于其變易者而不知不可易者
之爲常也夫說經若譚天彼混淪者無涯而

索之有涯則泥彼其軌度流運者可知而委
之不可知則闇惟知其可知者而會其所不
可知者天之高也可坐而得也夫窮經亦何
異是余撫東土式瞻闕里吾 夫子刪述之
廬在焉竊思廣其遺經而苦于繁注偶得五
經旁訓舊刻暇一披玩注簡而旨明欣然若
有會焉乃屬二三大夫刪冗考誤補其闕略
正其句讀而畀之梓以公同好嗟夫學貴專

門漢人守一經若傳窮演師說終其身不貳
明經稱盛焉然甲乙相軋若操盾矛而不相
爲用抑何隘也夫全經冒天下之道若五緯
麗天五行開物缺一不可者也故會萬于五
非睹全經不能盡三才之用會五于一則易
簡理得安事誇多多滋靡耳今之治經者吾
惑焉以常亡奇也而厭卽知常而重以紛籍
不易竟也而又厭其弗厭而語恠焉者過之

而鑿鑿乃益離道遂爲天下裂茲刻經綜其
全而訓從其約要令靡厭而或無鑿焉爾矣
雖然自取士由明經士祇占其一以媒聲利
或泛涉焉而資口耳甚且畔而弁毛之又安
用經爲也茲刻毋乃贅乎則非余所敢知矣

贈觀察韞菴吳公進督儲叅政序

吳公往爲杭州守用治行第一遷觀察使者
奉 璽書督甌括二郡治山海兵甫報最而
進督儲叅政盖後先三命咸浙云公之趣駕
也取道縉雲縉雲當公行部五達之衢諸鄉
大夫接公驪尤慇懃相與謀贈公家大人以
命璧璧不文安能頌公又名位公所自有卽
文安所溷公爲雖然公雅好遊不佞以遊辱

知公請得言公之似今夫仕者之壯遊宜莫如兩浙浙以西錢唐天目之間湖山多佳麗東則鴈蕩石門仙都諸山稱洞府焉聞者往往寤寐而心賞之然至其地攢眉屈首於簿書期會之紛拏日鞅掌逢迎而不得休卽間一遊目而屏營失得於山靈不相攝也其豪舉自命者則又縱心寄傲一切脫略於矩矱繩準之外而秦越弁髦其民幾墮官守而怠

事事若是者神雖王弗善耳盖方內外勢固不能兩游哉乃吳公之守杭州也居然稱劇矣而公故超超不以劇廢遊日以二時了公事卽之湖上搜冥選勝仙仙乎御風而行三竺兩高間足跡殆遍而觴咏相屬也然視其郡事井井然視其吏肅肅然民欣欣然諸部使者之程督與環十數邑者之稟裁交馳還至而公剖應如流庭無畱務卽諸部使者與

下邑萌隸不知太守遊也其遷甌栝拮据治
兵屬海上有汛警公申飭將吏犁倭艘外洋
多首功受上賞又時時署外臺篆綜攝諸道
事歲大比則又監試士盡收其譽髦一時兩
臺藩臬藉公爲重而公從容應之若無與吾
事者車轍所跡必探名勝爲披歷舒嘯卽吾
緡仙都暘谷諸洞壑公婁至婁遊而諸大夫
士婁陪公杖舄竟日驩也於戲衆人膠膠公

獨俞俞衆或憮憮公則昭昭夫何以故蓋公
嘗語余曰事理如如奈何人自障之闇理而
爲事障則柴吾內遺事而爲理障則柴吾外
內外柴柵於鉤繩墨繳之中而自爲得非吾
所謂得也吾虛其心實其腹批郤導窾因其
固然發矘滿志而善刀藏之技經肯綮之未
嘗而況大輒乎故公之敎歷中外肩鉅投艱
所至游刃如庖丁運斤如郢匠策勛收績如

丈人承蜩要其旨歸則梓慶之削簞外滑不入所繇以神耳昔蘇長公刺史杭州日了公事湖中世稱其賢豪以今視彼其時猶易然耳謝康樂在永嘉畱情山水名山多祠之然不聞以宦業傳今戴公功者尸祝公於窮簷蔀屋之下慕公達者行且俎豆公於名山大川之區第令二公而在吾不知何居此詎非所稱兩游而兼得之者哉公行矣且督漕涉

江淮登之罍觀呂梁之所以深窮泰岱之所
以高遊日益廣公志且日益鬯志日益鬯則
遊日益妙搏扶搖而莫之夭闕乃今將圖南
矣不佞翱翔蓬蒿間而爲公稱逍遙公將無
日之斥鷃又何知則不佞有蓬心哉諸大夫
與家大人目之曰嘻小子言卽不能盡吳公
然稍能道其趣且異日者公采真六合而無
忘吾下邑或子之言夫遂書之爲行贈